

偉宗同學：-

志恆偕興蘭在此向您拜晚年了！縱然新年一閃而去，但初衷既在
向 至親好友 請安 問好，又何需在意遲遲早早？

好友戲稱我寫的年信像遊記，我不但不以為忤，反而更激起堅持繼續寫下去的意念，原因無他，一個年過八十的老人，隨時會有意想不到的狀況發生，若待足不能出戶的日子來臨，則想寫又將何從寫起？

今年是我倆在中國行程最遠的一次，先是連山發起進山初四十班同學歡聚共慶八十大壽，由天津的桂林和育哲主辦，時間訂在九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我倆乃於九月中自金山起程回台北。原期與老弟沁恆自台北相偕赴會，奈弟媳瑞炳大病初愈，沁恆分身乏術，致未能如願。由於上海距台北最近且航班最多，我們乃選擇上海作為進出大陸轉口站，而後如期趕到嚮往已久的天津南開大學，豈知來自成都的知新，南昌的魏澄，青島的一斌，內蒙的連山，唐山的保民，和北京的淑瑜，壽彭 及大家的老伴均已先我們到達，我們又落居最後一對，真不好意思。當晚在南開嘉園招待所席開兩桌，十個相知六十六載的老同學齊聚一堂，在笑鬧中切蛋糕，唱生日快樂歌，互祝健康長壽，並相約來年八月江西廬山避暑去，但願此情此景年年有。兩位主辦同學非常細心，不但讓我們食住舒適，還安排出遊觀光。天津近年大力建設，已是一個現代化都市，但可看出主政者致力維護天津當年五口通商港口風貌的用心，不少地方仍明顯保留租界特有的歐洲情調，而貫穿市區的海河上跨越兩岸的橋樑，每一座都經精心設計，展現獨特風貌，可惜時間有限，未能細細觀賞。我本想一嘗天津名產苟不理包子，但以老天津自居的桂林一句：「那是天下最難吃的東西」，終讓我留下美麗遺憾。

大陸近年以高鐵快速成長著稱，天津到北京只要二十九分鐘，連山偕我進站後依規定投幣，即獲得一張詳載車次時間，車廂號及座位號的車票，非常方便，可惜進月臺時推擠如故，只不知這爭先恐後風氣何時能了。北京到太原的高鐵尚未全線通車，卻已將車行時間縮減近半，只是不巧遇到十一假期，雖請托外甥女海洪在京提前預訂，卻也只能買到一周後的車票(海洪和夫婿小楊堅拒我付票款並親送我們進站，在他們說是一番孝意，可我們總覺過意不去)。留京一周過得相當充實。首先淑瑜提供一套位置適中，設備齊全的房屋給我們住，並特別帶我們到台資永和飯店用餐，惟恐我們吃不慣當地餐飲；澍秋表姐和石松姐夫不幸罹患感冒，仍著其愛女小華為我們購置可在大陸使用的手機；並陪我們暢遊植物園，品嚐高檔素菜，購票送我們進國家劇院觀賞為紀念曹禺百歲冥誕演出的話劇雷雨；九十高齡的紹譯姐夫依然健朗如昔，其愛女小華帶我們逛不久前整建完成的前門大街和晉陽飯店緊鄰的紀曉嵐故居，前者只是兩排夾雜著古老商家名號的街坊，難望引發今人思古之幽情，後者讓我不時想起電視劇「鐵齒銅牙」中張國立對這位山西才子的詮釋，不禁莞爾；小楊，海洪還有淑瑜陪我們參觀現稱恭王府的和珅故居，果真夠豪奢氣派，幾進院落，最後一排二樓建築，曾是和珅的藏寶庫，各以不同窗戶造型區隔其寶藏類型，由此出後門是一條供騎射練習用的長

條形場地，再往後則為其亭臺樓閣山水皆備的後花園。只不知現在的經營者是否得了和珅真傳，請一位解說員竟要價兩百人民幣，而她到許多展館前竟以不在其服務範圍為由，拒絕隨我們進入，所幸有淑瑜為我們義務詳解，才使我們此行不虛；我們也參觀了落成不久的首都博物館，建物確夠宏偉氣派，可惜展品稍嫌單薄，恐難符赫赫首都之名號；此行最有意義的是拜會日前未能赴天津之會的邢天壽，他雖抱怨身體欠佳，不敢輕易出遠門，但我卻驚喜發現他聲如洪鐘，精神奕奕，與老同學談笑風生，在八十高齡校友輩中不輸任何人，這可能與他住處環境清幽，日以書畫修身，兼得老伴悉心照料不無關係。與我們同時受邀的還有閻淑瑜和康振倫，傅昱則因其歌壇地位崇隆，每遇節慶即為排練演出奔忙，致未能謀面，遺憾中更為其老來繼續發光發熱高興。承天壽以一幅仿吳昌碩風格的畫作‘芭蕉’，和一幅抄錄陶淵明結廬詩的墨寶相贈，我深愛之，為恐託運有閃失，隨身一路捧回舊金山，懸掛後頓使寒舍滿室生輝。志恆到太原亦曾與初中老友聯繫，怎奈樊增高電話無人接聽，梁蔭恩則嘆年已八十有七，深受氣喘所苦，既無法出門，亦婉謝老友造訪，無奈惟黯然作罷。倒是姪兒愷浩介紹認識一位技職校長，提起其移居美國的長輩，當年曾是追隨毛澤東南征北討的老革命，‘打倒美帝’喊得震天價響，而今發現美國人非但不究其老共身分，還接納他和老伴為清寒老人，關懷照顧得幾近無微不至，午夜夢回，總覺此生欠‘美帝一個道歉’。看來這位山西老鄉還真有幾分自省能力。其實回顧歷史，老美一向不是個記仇的民族，反而處處表現出對人的尊重和對生命的關懷，這與基督教傳統不無關係。

回太原除為先父母掃墓外，本想到聞名遐邇的懸空寺一遊，不意當局宣佈暫停開放進行維修，造訪之願只好期諸他日了。猶憶一兄曾提到太原煤炭博物館係全國獨一無二的煤炭主題博物館，我身為煤炭大省的山西人，豈能對此毫無所知？乃決定一探究竟。原來該館不僅建築新穎，而展出內容亦顯經專家精心規劃設計，從煤炭的形成，種類，分佈，儲藏量，開採，品質及用途等都巨細靡遺，詳盡介紹，更展示現代化開採機械，建造模擬礦坑，讓觀眾配戴有照明燈的頭盔，親身體驗礦工工作實境，而服務員也都非常敬業熱忱，參觀後頗覺不虛此行，只不禁深感納悶，這樣好的一個博物館，似乎完全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僅門前擠滿了吵雜的攤販，幾乎讓人不得其門而入，館內參觀者更寥寥無幾，也不見一般博物館常有的學校老師帶領學生前來作課外教學，顯然主其事者未盡推廣之責，真是可惜！我們也參觀了山西博物館，文物展品動輒都可上溯數千年，不愧是中國古代文明發祥地。

承好友景川伉儷相邀，我們由太原飛往成都參觀他們購置的新居，其間我們品嚐過成都的麻辣美食，也見證了成都人別具風格的悠閑生活態度，我們在望江樓公園的竹林叢中見有許多人打麻將，負責倒茶水的工友介紹，來客每人每日付費十元，可以雀戰終日，店家包辦茶水和午餐。這種生意倒滿新鮮；江邊有不少釣客，我們問其中一人可曾釣到魚兒，他的回答簡單而篤定：‘釣到啫！’再問可否給我們看看，回答竟是：‘那不就養在江裡嘛！’想起成都好友馬知新一周最少垂釣兩次，卻從不帶魚兒回家，方知此地的釣客之意不在魚，正標誌著成都人灑脫的生活態度和個性。

維恆大哥遠至綿陽任職有年，除事業有成外，家族亦稱繁茂。兩老於同享高壽後相繼仙逝，安葬於當地相當於八寶山的高級墓園，我們當年礙於海天遙隔，憾未能親送大哥最後一程，今既到成都，自當前往拜祭。長姪子川安是家中龍頭老大，親與六妹及七弟駛車接我們到綿陽，當晚全家大小近二十口人盛宴歡迎我們，川味麻辣鍋真是餘味無窮。次晨大家又浩浩蕩蕩陪我們去上墳，該墓園位於一小山丘上，花木扶疏，誠安息之好地點。接著又到年前大地震受災極重之北川縣，現正分由不同省市認養復建中，一條遼寧大道，正是由遼寧省捐贈。川安亦獲批萬畝土地興建原住民文化村，遙祝其順利成功，只不知我們大把年紀，是否還有望見證其落成之日的盛況？

十月十日自成都趕回上海，參加興蘭一女中同學聚會，節目安排細緻，食宿均屬一流，例如在蘇州下榻的中茵皇冠，且不談是幾星級，單就我想請朋友喝茶聊天，一杯茶竟要價人民幣68元，朋友不忍我破費，堅持改到屋外散步，害得我好沒面子。楊垂統兄住處位於原新加坡規劃開發的園區，環境幽美，建築新穎，室內裝潢簡潔明亮，令人好生羨慕。楊兄十三日晚以陽澄湖大閘蟹宴請大家，餐廳入門處標價每隻蟹168元，每人預計兩隻，可惜志恆不精此道，費盡氣力亦只吃得一隻，幸興蘭喜愛魚鮮吃下三隻，總算未違逆主人隆情厚誼。我們參觀了由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雖然不懂建築，但那簡潔明亮的線條和風格，的確令人耳目為之一新；展品中幾幅蘇州雙面繡，真是美得讓人出神；接着參觀拙政園，風景依舊只是入園人數過多，完全失去庭園幽靜之美，倒是門前改闢成人行步道，較以往整潔有序許多。我們亦曾遊同里水鄉，大致與周庄雷同。杭州之行令人失望，所到之處無不是人擠人，蘇堤上擠得水泄不通，讓人遊興盡失，樓外樓的飯菜亦乏善可陳，張藝謀的印象西湖只是聲光和水揉合，看不出藝術價值何在，總之西湖不再是騷人墨客吟誦的美景，已蛻變成一個人聲鼎沸的大市集，不去也罷。聞寧波有個‘月湖’，一位朋友以閩南語讀來像‘夜壺’，令我印象深刻，可惜這次沒列入行程，我們倒是參觀了麻將發源地，細述麻將的起源，還鑄造中，英、日等四國人銅像作打麻將狀，參觀者多會以手摸摸銅像沾點好手氣，但不知是否靈驗？然後駛經中國引以為傲的杭州灣大橋返回上海。

在上海的最後行程是參觀世界博覽會，十月二十日一大早我們的客車就駛向博覽會場，但不知為何，交通警察硬不許我們駛入原分配之停車場，害我們走了好長一段路才擠到第一道關卡，對幾位行動不便的團友真是一次不小的煎熬。志恆為防有人走失，總是走在大伙的後段，卻在大意拍攝一個藝術雕塑時脫離了隊伍，舉目四處張望，見到的盡是黑壓壓的人頭，就是不見同伴，幸好有大陸手機幫忙，才與領隊小胡取得聯繫，免於上演失蹤記，可真是糗大了。據說主辦當局鑒于前此日本舉辦世博觀眾高達六千萬人次，中國世博豈能落於小日本之後，最少也要達到七千萬人次，於是只重觀眾之量，輕忽展覽之質，廣播小姐報告沙烏地阿拉伯館排隊入場須時八個小時；德國館六個小時；英國五個小時；志恆年過八十，達享受優遇標準，我倆得從‘綠色通道’進入某些場館，但一般人館館苦候，那還能保有幾許參觀的雅興？再說參展國要在一個有限的展出空間呈現其

國家的特色談何容易？於是好不容易排隊進場後看到的多半是照片和影片，有幾人能不大嘆不值？曾有人慨嘆‘不看世博終生遺憾，看過世博遺憾終生。’還真描述得入木三分，看與不看只在遺憾的前後而已。倒是我倆在黑壓壓的人群中排隊進入挪威館時，竟然又與不久前在天津及北京歡聚過的于潤倉和閻淑瑜伉儷相遇，這恐怕難謂世界真小，倒是一個難解的‘緣’字或可作解。

接着我們又參加王弘互兄主辦的福建武夷山，廈門及雲南旅游團，前後又是十餘天的行程，所見所聞依然是一言難盡，但新舊兩個年都已過去，我們這封信卻在瑣事煩擾，及電腦毛病不斷的顛簸中遲遲不能完成，若再寫下去可真成了‘歹戲拖棚’，更何況自己的瑣事又何必絮絮叨叨，就讓它成為一次未完成的拙作好了。不過有一事成為此行的憾事，志恆在登上武夷山遊天峰頂的興奮中不慎將手中的照像機掉下懸崖，小女兒愷馨送上一個新機溫馨安慰，只是一路上拍攝的珍貴照片卻一去不回頭矣。——特此恭祝

新的一年萬事如意

志恆 興蘭
Feb. 2011

人老了，照片興時俱減，在
舊照片堆裡找出幾張照片，
不知可用否，特寄上供參。